

回望鲁迅

无限沧桑怀遗简

孙伏园等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无限沧桑怀遗简/孙伏园等著.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 7

(回望鲁迅丛书/孙郁, 黄乔生主编)

ISBN 7-5434-4004-0

I. 无… II. 孙… III. 鲁迅 (1881~1936)-生平事迹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16732 号

回望鲁迅 无限沧桑怀遗简

孙伏园等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7.375 印张 255 千字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1001—2000 定价: 22.60 元

ISBN 7-5434-4004-0/K · 130

总 序

二十世纪的中国作家,没有谁像鲁迅这样给后世造成这样大的影响,留下这么多的话题。他的著作,至今拥有广大的读者。

然而鲁迅又是一个难以描述的存在,走进他的内心深处,是相当困难的。鲁迅思想的深刻性和复杂性,使得后人在接近的时候,常常会陷入表述的尴尬。

在鲁迅生前和身后,由他引发的文化论战和思想交锋,从未停止,一直延续到今天。在鲁迅的遗产中,不仅有对文明社会的渴望,也有对现代社会变态的质疑;不仅有对传统的反省和抵抗,也有对新文化运动中不谐和性的抨击。鲁迅表达了反抗奴役、走向自我解放的文化命题。他将一个贫穷、落后、灾难深重的社会中人的不屈不挠的生命之迹深刻地昭示给世人。他的丰富的思想映现着灵魂的纯净和高贵。鲁迅思想不但在中国,在亚洲,而且在全世界都有其巨大的价值。

鲁迅深刻而又长远地启示着民族的自省,而且不断地被看成精神超越的资源,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动荡和变迁,鲁迅在其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如今,他一方面被当成一个经典的研究对象;另一方面,也成为当代思想者队伍中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存在,而且是一个榜样,一个导师。无论在学院派那里还是在民间,都有鲁迅意识的生长点。

聆听鲁迅同时代人以及后人与鲁迅灵魂的对话,我们也许会隐约地感受到一些沉重。鲁迅在被接受中的扭曲和变形,是一个值得探讨

的问题。我们在各种回忆录、传记、论文中,看到鲁迅的面貌的多样化。实际上,不必讳言,在鲁迅的同时代人中,可以与其在同一个层面上进行交流者,十分有限。更不要说后来者。这一点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鲁迅不断地吸引着后世的人们。鲁迅的思想具有开放性、不可复制性和常新性,其中包含着对人类一些恒定的主题的探索:存在与虚无、有限与无限、奴役与叛逆,……。有人崇拜他,有人谩骂他,有人诋毁他,有人利用他,各种人以各自的立场来解读他。虽然并不是每种人都得到了他的思想的真谛,但自鲁迅逝世到今天,对鲁迅的评价和研究的轰轰烈烈和众说纷纭,也足以说明了鲁迅的确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不能回避的存在。鲁迅用他的如椽巨笔,揭示了现代社会一系列隐痛:非人道、奴性、罪恶、苦难、背叛,……,他使人看到了存在的无理性。人日甚一日地消失在“我”的迷津里,不仅成为自己创造出来的文化和物质的仆役,而且也成为外在于己身的社会结构的囚徒。鲁迅思想的闪光点之一就是揭示了传统社会和现时代的“吃人”本质。鲁迅在当今世界中不仅没有隐没,相反,却日益清晰地凸现出不朽的价值。我们时时会感到鲁迅思想的现实意义。

因此,鲁迅的文本不仅是一种历史,更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中国人将近一个世纪的对鲁迅文本的解读,也成为中国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可以称之为“鲁迅世界”或“鲁迅传统”。在这个世界中,记录着百年中国的深刻的精神潜流。这个传统已经并且将会继续影响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将差不多一个世纪里东西方文化人士描述和研究鲁迅的文字有选择地汇编在一套丛书里,可以使我们更清晰地看到鲁迅在文化史上的巨大意义。我们借此走进一段风云变幻的历史。

对鲁迅的批评研究,在文学史和文化史上具有标本的性质。

这套《回望鲁迅丛书》汇集了国内外有关鲁迅的回忆录和研究文字,是迄今为止关于鲁迅研究的一次较为全面和规模较大的文献汇编。鲁迅学早已成为一门显学。而且这门学问将继续“显”下去。

首先说回忆文字。可以这样说,人们对鲁迅作品和思想的研究将会长久地持续下去,但对鲁迅生平事迹的回忆,基本上已经写得差不多了。与鲁迅同时代的人,或笼统地说,与鲁迅有过交往的人,该写回忆

文章的都已写过,甚至有的人写了多篇。回忆文字已不可能出新出奇,除非无中生有地编造。对历来的回忆文字做一个较为全面的总结,很必要而且条件已经成熟。当然,因为回忆文字卷帙浩繁,把每篇每部都收进这套丛书,是不可能的。而且,从回忆录的内容来看,也应该加以选择。因为不少篇章有重复,往往是许多个作者回忆同一个事件,其间大同小异;加之回忆者因为年代久远,或记忆能力弱化,有的回忆录与当时实情不相符合,或者与其他回忆录相矛盾;特别因为鲁迅逝世后几十年间,中国的政治形势常有大的变化,回忆者在历次运动斗争中,对鲁迅的回忆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有时竟或有自相矛盾之处。看起来是颇为滑稽的,但也是二十世纪的中国的历史和特殊国情使然,我们只好在阅读这些文字时加以认真鉴别。在选编过程中,编者努力将这些不谐和之处删除掉,但因为要保持每篇文字的基本完整,也不可能做得彻底。至于因为每个回忆者立场和视角不同,所描绘出来的鲁迅形象有差异,对鲁迅的评论甚或大相径庭,那也是正常的,不必也不能强求他们统一。

回忆鲁迅的文字,有多种以专著的形式出版。对写过专著特别是多种专著的作者,我们一般为其编了专集。例如鲁迅的夫人许广平,就出版过《欣慰的纪念》、《关于鲁迅的生活》、《鲁迅回忆录》等专著或文集。我们从中选出若干篇,编成一本《十年携手共艰危——许广平忆鲁迅》,其特点是偏重讲述鲁迅的日常生活,而尽量少选她对鲁迅的作品和思想进行评价的文字。鲁迅的弟弟周作人和周建人,都有回忆专著出版,周作人的是《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和《鲁迅的青年时代》,周建人著有《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和《回忆鲁迅》,后者写于“文化大革命”时期,以他的名义出版,实则由别人代笔,所写的鲁迅是一个歪曲了的形象。我们将两兄弟的回忆文字集合起来,编为两本,一本主要选了两个弟弟回忆长兄青少年时代生活的篇什,另一本是以《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为主的对鲁迅作品和思想的来源和发展进行解说的文字。鲁迅的老友许寿裳,写过《亡友鲁迅印象记》和《我所认识的鲁迅》,向来得到鲁迅研究界的好评,也编为一卷。与晚年鲁迅接触得较多的冯雪峰,除专著外,还有大量散篇文章,也收集起来,编为一卷。那些只写有一本专著的作者,我们将这些专著汇集成卷,例如将王志之的《鲁迅印

象记》，孙伏园的《鲁迅先生二三事》、许钦文的《鲁迅日记中的我》和荆有麟的《鲁迅回忆断片》编为一卷，这些人都是鲁迅在北京时期接触比较多的学生。鲁迅晚年，周围聚集了一些文艺界人士，如胡风、萧军、聂绀弩、黄源、周文、唐弢等等，他们中有些人，在鲁迅逝世后的文坛斗争中，命运十分悲惨，将他们的回忆和评论文字汇编在一起，称之为“弟子忆鲁迅”，是较为恰当也是很有意义的。

回忆文字的很大部分是散篇文章，我们将其编为两卷，一卷重点收录文艺界人士回忆鲁迅的文字，另一卷收录其他各界人士的文字。散篇文章很多，限于篇幅，丛书中不可能每篇都收，但大致上将比较重要的篇目都包括在这两卷中了。当然，由于寻找资料的艰难和编者水平的限制，一定有遗珠之憾。这是要请回忆录作者和广大读者鉴谅的。希望今后有机会弥补缺憾。

鲁迅不但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一位很称职的编辑。他不但写书，而且还办杂志、出书。他一生中与他有过交往的编辑有好多位都写了回忆文字，记述他在编辑方面的言行和业绩，有可读性，也有参考价值，对今天的编辑工作颇具指导意义。因此，将这些文字汇集起来，成《编辑生涯忆鲁迅》一卷。

以文字类别汇集成卷的还有《无限沧桑怀遗简》。鲁迅一生来往书信甚多，许多书信后面都有值得记录的事件。鲁迅逝世后，一些与他通过信的人，就通信过程和-content做了说明，这些文字提供不少背景资料，对研究鲁迅生平和思想不无帮助。

此外，与鲁迅有过交往的女性特别是女作家，在回忆文字中对鲁迅的描绘和评论，笔触往往比较细腻，观察也自有其独到之处。因此，将她们的文章和小册子汇集成一卷，也是很有意思的。

海外人士回忆鲁迅的文字编为一卷，其中以日本作者居多。这类回忆文字也不可能再有新的出现，只是因为我们只能编入已经有中译文的篇什，一定也有遗漏。期望翻译家们勉力多译，使海外人士回忆鲁迅的文字成为全璧。

鲁迅逝世已经六十多年，在鲁迅生前，从他发表小说开始，针对他的评论文字就已经出现。对鲁迅的评价，历来有不同意见，甚至有截然相反的意见。这类文章和论著相当多，我们进行了分类挑选，大致分为

一般评论和研究论著两种。两种的分别有时并不是很明显的。关于前者,按类编辑成两卷,一卷是对鲁迅的攻击性文字。鲁迅一生屡遭围攻,连他自己生前都想将各种围攻他的文字编为一集,而且已经定了名目叫《围剿集》,可惜因为早逝没有实现这个愿望。本丛书里这一卷也就用这个书名。另一卷比较起来是对鲁迅的正面评价,大多是共产党人纪念和论述鲁迅的文字,其中有多篇是领袖人物对鲁迅的称赞。这样的编法,使两条线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可以使读者从正反两个方面的评价中更深入地了解鲁迅。

对鲁迅生平史料的考证和研究是鲁迅研究这门学问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部分。即如收在本丛书里的这些回忆鲁迅的文字,我们就不能说都绝对准确无误。研究史料的学者发挥了考证的专长,对回忆录中的种种错误说法加以辨证,虽然有的是很小的问题,但表现了做学问的认真态度。这类文字汇集起来,编为一卷。

研究鲁迅的论著可以说汗牛充栋,选择为难。征得原著者同意,我们编发了国内外研究者的几种专著。此外,编了几卷论文集。

我们多年来喜爱读鲁迅的著作,也都写过一些学习心得。虽然学识浅薄,学术水平有限,但对鲁迅研究这门学问的感情却是相当深的。河北教育出版社王亚民等同志对这门学问十分关注,愿意出版有关的论著,毅然将这套丛书列入出版计划,并把这项工作委托了我们。面对这样一个大工程,我们一开始惶恐不已,生怕做得不好,愧对鲁迅,愧对师友,愧对作者和读者,但最终,对这门学问的感情使我们鼓起了勇气,终于勉力将这套丛书编出来。

我们进行了这样的分工:《挚友的怀念——许寿裳忆鲁迅》由马会芹编辑,《吃人与礼教——论鲁迅(一)》由张梦阳、孙郁编辑,回忆录的大部分由黄乔生编辑,其余由孙郁负责编辑。

在编辑过程中,得到许多朋友的热诚帮助,在此深表谢意。

我们知道,由于水平的限制,这套丛书一定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盼望各方面人士批评指正。

孙 郁 黄乔生

1999年6月9日

目 录

1	鲁迅《病中通信》附记	许广平
3	《鲁迅书简》跋	杨霁云
6	鲁迅先生的几封信	孙伏园
11	回 顾	
	——重读鲁迅先生的几封信	唐 弢
21	缅怀与感激	蔡 健
25	毕生难忘的恩情	
	——记鲁迅先生给楼炜春的几封信	楼适夷
31	鲁迅书信注释	
	——涉及我和与我有关的情况	胡 风
45	回忆我与鲁迅先生通信的经过	李恺良
48	关于鲁迅的四封信	金性尧
52	鲁迅书简追忆	黄 源
133	无限沧桑怀遗简	曹靖华
138	鲁迅给萧军萧红信简注释录(节选)	萧 军
267	编 选 后 记	黄乔生

鲁迅《病中通信》附记

许广平

信共九封,从一九三六年六月至九月。系就鲁迅先生大病后的通讯中择较有意义的,经广平再三要求,始允诺抄录底稿的。其中通信标题如第四封,他就说:《复蔡斐君》,第五封:《答欧阳山》,第六封:《复杨霁云》,第七封:《复王冶秋》,第八封:《寄许季蕖》,俱于信抄毕时,由先生亲口授之者。捧诵遗札,音容宛若,弥增凄怆耳。

曹白先生因有北方友人函询先生病状,特嘱我写些大概。先生得知了,就说:“那许多关系你写不好的,还是由我拟出罢。”结果是他起稿,用我名义抄录寄出。我以为这一封信可以算是先生自己对于病状的报告文字。当时信底写好之后,先生颇觉满足。就说:“如果你写出来,一二千字也写不到这样详尽呢。”我是除了承认之外,没有别的话好说。

先生自己作为文艺者的修养是很注意的。他的胸怀朗豁,对于无聊文字及与人言谈上稍涉及“无关大体的无聊事”,就往往设法避开。就是对于我有时因杂务忙碌,一时静不下来,随手翻阅一般刊物,也时常警告,说不如拿有用的光阴看别的有益著作。看他给时玳先生的信,深怕“令人变小”。这种自己放开脚步前进的豪迈心情,多数不为人所了解。说他“气量小,一点点小事就和人争闹”,这徒然是说的人给自己写照,毫没有损到先生。有人说他把持文坛,事实上他日夕希望多些人出来,他从没有在文坛上扩大私人势力的念头。看他对《文艺工作者宣言》的解释,对《作家》的态度,就是一个有力的反拨(驳)。

先生夏间大病之后,就有些稿件寄来,嘱其阅看,介绍,或者约他会见接谈,执笔通信,像平常人一样。而病实在不容许他有这么多的精力,所以当收到这些信时,往往感情无既,太息的说:“他们当我还是青年,病两三天就立刻像好人一样。其实年纪大了,恢复是不会那么容易的。”

对于徐懋庸先生,大家多以为他们原有过诚挚的通信,不应该忽然不留余地。这是估量错的,他从没有无缘无故和人决绝相骂,除非再三审度,忍无可忍之后。他的给徐先生的最后回信是并不作为对个人的,明白了这样的心情,态度,才可以理解他的战斗的历程。

关于太炎先生,先生着重在他的革命史实,使真假得充分昭示后人。这一点我们从他给许先生的信和遗著《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等就可以明白。

先生逝世后半周年,广平读后谨记

(1937年5月10日上海生活书店出版《收获》所刊鲁迅
《病中通信》之末)

《鲁迅书简》跋

杨霁云

这一束书简，共计八百余通，合之先生生前所作之信札，大约不过三分之一而已。当时征求先生遗札的时候，有人虽藏有先生给他的书简不少，然而今昔立场各殊，信中或有述及其隐微一遂如樊山之藏《越縎日记》，秘不肯出。亦有人以先生蔑视晚明小品，思想渐异，除由同路而至对立，隐恨先生之文字，亦思如董浦之毁《谢山文集》，先生之文字既无从毁灭昔日私人之信简，乃弃置由己。凡此两类之书简，此集中均付缺如；深冀在此弥天战乱中不致荡为劫灰，后日或仍能重现于世人之前。然九年烽火，遍地兵燹，若非许先生在七七之前及早征集，则此戈戈，恐亦当散逸飘失而无从汇印了。

在先生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先生一生的精力，几有一大部分是消耗于信札方面的。我们知道先生生前对于来信素不肯使人失望——其实先生在其他方面只要力所能及也决不肯使人失望的，这些从井救人的事在书简中就可看到不少——不论素识或不识，几乎是每信必复，甚至在大病垂危中，对来信尚口述而托许先生执笔写回信，这类的信，在这集中就有好几封。先生亦自言“实则我作札甚多，或直言，或应酬（其实真正应酬性质的信很少），并不一律。”可知先生的书简，实应与先生的杂文同等相看。尤其是在书简中，可以看出先生对青年的诚挚爱护（如告以不要赤膊作战，战斗要韧，用壕堑战等），和作事的周密细心（如印书方面，注意到用纸的经久，颜料的植物性或矿物性，装订的精致等等），这些都是在杂文中所看不到的。先生的此种举措，与先生的终生

行事一贯相合,就是尽量牺牲自己,注目于永远,为的是将来!

在先生的书简中,可以看出先生的各方面,如:

语堂是我的老朋友,我应以朋友待之,当《人间世》还未出世,《论语》已很无聊时,曾经竭了我的诚意,写一封信,劝他放弃这玩意儿,我并不主张他去革命,拼死,只劝他译些英国文学名作,以他的英文程度,不但译本于今有用,在将来恐怕也有用的。他回我的信是说,这些事等他老了再说,这时我才悟到我的意见,在语堂看来是暮气,但我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他能更急进,那当然很好,但我看是决不会的,我决不出难题给别人做。(致曹聚仁信)

这种对朋友,对青年的诚挚爱护,在先生的书简中很多很多。信中又有很多的愤怒,如:

中国青年之至死不屈者,亦常有之,但皆秘不发表。不能受刑至死,就非卖友不可,于是坚卓者无不灭亡,游移者愈益堕落,长此以往,将使中国无一好人,倘中国而终亡,操此策者为之也。(致曹聚仁信)

也有悲郁,如:

我已经能够细嚼黄连而不皱眉了。(致李秉中信)

新的文化既幼稚,又受压迫,虽以发达;旧的又只受着官私两方的漠视,摧残,近来我真觉得文艺界会变成白地,由个人留一点东西给好事者及后人,可喜亦可哀也。(致郑西谛信)

还有机智,博大,及对新中国前程的热望等等,在信中均有涉及,原信具在,均可细玩,兹不多引。这些信虽都是十年前的事,现在看来却仍旧是很清新,真切,有用。

信中还可以看到先生对于文化工作永远的遗泽,如代孙用印《勇敢的约翰》,自己填付版税,自己文字受压迫,版税受剥削,印书受欺诈;然而仍在压迫、剥削、欺诈之外,编印《引玉集》、《木刻纪程》等,以他国人之精艺,供国人之揣摩;广垂绝之技绣,免湮没之失传;这种地方,非名非利,全以自己之爱好,而思存文化的一些精英,付之久传。信中也有一部分是对于青年木刻家的指示,循引;中国的木刻,可说是先生一手辟创草莱的,一人高呼,万夫集应,仅仅十五年,而有今日木刻之发扬伟大的成绩,可惜先生已不及亲见了。木刻如此,其他当亦无异。读这些先生的遗札,可以使我们沉思,激励,鼓战疲之躯肢,作更坚韧的进击。

此集为存真起见,有违国人忌讳之言,一依原简,不删只字。先生在致李秉中信中说:“自己的信之发表,究胜于别人之造谣,况且既已写出,何妨印出,”难免有些人物,因信中有触及其尊严,暗为切齿,然为历史留一些真实的资料,碍难删改,真是一件无法的事情。

看完了这些信,不禁潸然,既感人往风微,又感先生荐其一生于中国,从清朝末叶一直到死,垂三十余年,中国的伙伴,有的高昂,有的落伍,有的叛变投降,有的慷慨就义,先生以诗人之心情,作战士之英姿,奋斗至死,浩气永存,“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先生的一生,是孤军以作中流砥柱。然遗风所及,四海响从,如今是越久越足证明他文字的价值了。

在今先生十周年祭中,有能排除种种困难,印出此书,嘉惠读者,是令人很兴奋的事。漫天阴霾,投一旭辉,可使战士的心神为之一旺,先生的火炬,终将引导中国前进,照灭一切。

(1946年10月28日上海《文汇报》)

鲁迅先生的几封信

孙伏园

鲁迅先生给我的信,如果都能保存起来,我想可以有一百来封。可惜在民国十五年的京报事变,民国二十一年的上海战争,我都损失了不少书物。那些书物里面准有几十封鲁迅先生的信;加以平时不小心,居住无定处,因而散失的大概也不少。鲁迅先生去世以后,我粗疏地翻检了一下,只得到三封,大抵是早年的,现在重读一下,很引起些回忆。信上所标日期,一封是一月十一日,一封是六月十二日,一封是十月二十四日。这些日期,未必在同一年份,但照信中所述各事推断,总不出民国十一年或十二年。至于这三封信的先后,现在却没有法子确定了;我们姑且把它们算作同一年份的,然后照着月日的先后排下去罢。

一月十一日的一封信是这样——

伏园兄:

惠书已到,附上答王君笺,乞转寄,以了此一件事。

钦文兄小说已看过两遍,以写学生社会者为最好,村乡生活者次之;写工人之两篇,则近于失败。如加淘汰,可存二十六七篇,更严则可存二十三四篇。现在先存廿七篇,兄可先以交起孟,问其可收入《文艺丛书》否?而于阴历年底取回交我,我可于是后再加订正之。

总之此集决可出版,无论收入与否。但须小加整理而已。

《小白兔》一篇尚好,但所记状态及言论,过于了然(此等议论,我

亦听到过),成集时易被注意,似须改得稍晦才是。又《传染病》一篇中记打针(注射)乃在屁股上,据我所知,当在大腿上,改为屁股,地位太有参差,岂现在针法已有改变乎?便中望一询为荷。

迅 上 一月十一日夜

信内所说“王君”不知是谁,所谓“了此一事”也不知是何事,现在完全记不得了。鲁迅先生对于一个少年作家态度的诚恳,和对于他的作品指导的精微周至,这封信真是一个极好的例。现在钦文先生著作等身了,鲁迅先生对他第一本集子的批评,无论在钦文先生或在我们一般人,实在是一件极可宝贵的材料。

六月十二日的一封是这样——

伏园兄:

今天《副镌》上关于爱情定则的讨论只有不相干的两封信,莫非竟要依了钟孟公先生的“忠告”,逐渐停止了么?

我以为那封信虽然也不失为言之成理的提议,但在变态的中国,很可以不依,可以变态的办理的。

先前登过的二十来篇文章,诚然是古怪的居多,和爱情定则的讨论无甚关系,但在别一方面,却可作参考,也有意外的价值。这不但可以给改革家看看,略为惊醒他们黄金色的好梦。而“足为中国人没有讨论的资格的左证”,也就是这些文章的价值之所在了。

我交际太少,能够使我和社会相通的,多靠着这类白纸上的黑字,所以于我实在是不为无益的东西。例如“教员就应该格外严办”,“主张爱情可以变迁,要小心你的老婆也会变心不爱你”,之类,着想都非常有趣,令人看之茫茫然惘惘然;倘无报章讨论,是一时不容易听到,不容易想到的,如果“至期截止”,杜塞了这些名言的发展地,岂不可惜?

钟先生也还是脱不了旧思想,他以为丑,他就想遮盖住,殊不知外面遮上了,里面依然还在腐烂,倒不如不论好歹,一齐揭开来,大家看看好。往时布袋和尚带着一个大口袋,装些另碎东西,一遇

见人,便都倒在地上道,“看看,看看。”这举动虽然难免有些发疯的嫌疑,然而在现在却是大可师法的办法。

至于信中所谓揭出怪论来便使“青年出丑”,也不过是多虑,照目下的情形看,甲们以为可丑者,在乙们也许以为可宝,全不一定,正无须乎替别人如此操心,况且就在上面的一封信里,也已经有了反证了。

以上是我的意见:就是希望不截止,若夫究竟如何,那自然是由你自定,我这些话,单是愿意作为一点参考罢了。

迅 六月十二日

信中有几句引用的话,大抵是钟孟公先生来信的原文。钟孟公先生是谁,现在完全不记得了,或者当时也并不认识。“爱情定则的讨论”,在《晨报副刊》上连登了一两个月。当时我想试用现在的大众论坛一类方式,把这个问题完全公开,文责由作者自负,让大家讨论个畅快。不料招来了许多责难:有的用买卖的立场,意谓“我们出钱买报,不愿意买这些谬论来看”;有的用道德的立场,意谓“这种谬论绝对不应享有公开发表的权利”;钟孟公先生的“忠告”大抵以不宜使“青年出丑”为词。鲁迅先生则是主张继续讨论的。鲁迅先生并不一定要替那些谬人争言论自由,只是觉得这些谬论“可作参考,也有意外的价值”。鲁迅先生不大愿意和实际社会相接触,下一封信里还有更详细的解释;他在这封信里,只说“我交际太少,能够使我和社会相通的,多靠着这类白纸上的黑字,所以于我实在是不为无益的东西”。一方面他不主张遮盖丑恶,以为“外面遮上了,里面依然还在腐烂,倒不如不论好歹,一齐揭开来,大家看看好。”这实在也是思想言论自由的精义。我现在看起来,觉得鲁迅先生这一封信,似乎原是打算让我发表的,所以即使仍用信笺,文字却比平常通信丰腴些。不知怎样我当初没有想到,一压竟压了十五年,直到今日才公开出来。

十月二十四日的一封是这样——

伏园兄:

昨天接两信，前后相差不过四点钟，而后信称前信曰“昨函”，然则前寄之一函，已为送之者压下一日矣，但好在并无关系，不过说说而已。

昨下午令部中信差将《小说史》上卷末尾送上，想已到。现续做之文，大有越做越长之势，上卷恐须再加入一篇，其原稿为八十六七叶，始可与下卷平均，现拟加之篇姑且不送上，略看排好后之情形再定耳。

昨函谓一撮毛君及其夫人拟见访，甚感甚感。但记得我已曾将定例声明，即一者不再与新认识的人往还，二者不再与陌生人认识。我与一撮毛君认识大约已在四五年前，其时还在真正“章小人(nin)”时代，当然不能算新，则倘蒙枉顾，自然决不能稍说废话。然于其夫人则确系陌生，见之即与定例第二项违反，所以深望代为辞谢，至托至托。此事并无他种坏主意，无非熟人一多，世务亦随之而加，于其在病院也有关心之义务，而偶或相遇也又必当有恭敬鞠躬之行为，此种虽系小事，但亦为“天下从此多事”之一分子，故不如销声匿迹之为愈耳。

树人 上 十月廿四日

再者，廿三函并书皮标本顷亦已到。我想不必客气，即用皇帝所用之黄色可也，今附上，余者暂存，俟面缴。

面上印字之样子，拟亦自定一款式，容迟日奉上，意者尚不急也。

树 又上 廿三〔四〕

第二信中，鲁迅先生已自谓“交际太少”；第三信中，乃把不愿交际的原因详细解释。“定例”两条，“世务亦随之而加”的例证两事，都是极新颖又极深刻的。鲁迅先生不慕虚名，也不愿有虚应酬；有时别人以为还在虚应酬的阶段，他却早把别人当成真朋友了，于是乎有苦痛，于是乎有愤怒。鲁迅先生把这些不必消耗的时间和精力节省下来，专注意